

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,如同土曼河与科孜勒河在这里汇聚,那浓郁的异域风情与民族特色,好似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南来北往人。

# 穿越三生三世,只为一次遇见

## 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十五

□黄俊生



### 心在路上

华灯初上,车进喀什城。

眼前所见,惊艳了双眼。想起那句话:“白天像中东,晚上像浦东。”是说,白天看喀什,到处充满浓郁的异域风情和鲜明的民族特色;夜晚看喀什,满城火树银花,车水马龙,好似置身繁华浦东。

下榻于试营业中的银瑞林大酒店,在铺着柔软地毯的房间里,隔窗眺望土曼河粼粼波光,恍惚间,喀什像一位龟裂粗糙的大手拄着拐杖的老人,从黄沙漫卷的历史迷雾中走过来,步履沉重,但乐观开朗。诚如新疆诗人周涛所说:你可以一眼望穿乌鲁木齐的五脏六腑,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双迷蒙的眼睛。

怀揣种种猜想入梦,梦中竟无解答。次日清晨醒来,拉开厚重的窗幔,窗外的喀什城还在沉睡,广场上烤羊肉串的烟雾早已弥散,晨曦里的土曼河微泛红光,肆虐的风沙安静了下来,天空澄静,似乎是为了让我们对古丝路上这座重要驿站看得清晰些。

喀什是冲积平原的一块玉石,因为它的全称“喀什噶尔”,就是“玉石之城”的意思。在汉代,喀什噶尔叫“疏勒”,西域三十六国之一,丝绸之路南北道在这里交汇,继而越过现在叫帕米尔高原的葱岭,去往西亚以及欧洲。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,如同土曼河与科孜勒河在这里汇聚,那浓郁的异域风情与民族特色,好似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南来北往人。余秋雨说,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,希望生活在中国古代的西域,因为那是一个文化汇聚的福地。此话虽有点矫情,想必也非一时冲动。

今日的喀什噶尔古城,仍然记得张骞进城时惊奇的目光,记得班超巡查城防威赫的阵仗,记得林则徐戴着木枷流放的身影。现在,它又目睹了我们欢快

如此妖冶的野豌豆,古人竟然把它叫作薇。可能是看在它叶片的面子上吧。他们首先看中的也许是它的充饥功能。

## 薇

□低眉



### 草木物语

暮春、午后,草香、花香、野地和春天的味道,在风里混杂出一股令人恍惚的暧昧气息,把人弄得神魂颠倒。一个人,如果在野外游荡,很轻易就会灵魂出窍,炊烟一样,悠悠在旷野上。这时候,不宜与野豌豆遭遇。

涂脂抹粉,说的就是它,野豌豆开出来的小花。立在勾勾搭搭的柔蔓茎叶上,天生一种摇翘的风情,倜傥众生。一些不幸已经被春天媚倒的人,冷不丁再遭遇野豌豆的勾引,又吃了一惊,真是雪上加霜的可怜。一只丑恶的眼睛,妖媚得不像真的。哎呀呀,这妖精一样的花,真让人一点办法也没有呀!不知该怎么安置它。

如此妖冶的野豌豆,古人竟然把它叫作薇。可能是看在它叶片的面子上吧。他们首先看中的也许是它的充饥功能。所以,薇的野菜身份就盖过了它花朵的妖精身份,为它博取了这么一个端庄的名姓。

薇,这个字鳞次栉比的笔画和勾肩搭背的繁复,的确很适合野豌豆小瓜子一样对生的叶片。比比可爱的清简,和精短。乍一看,还以为是在含着草呢。和含着草的叶片太像了,但是比含着草疏朗。从茎叶

而又畏葸的脚步。

喀什噶尔古城东对面就是“维吾尔族活着的民俗博物馆”高台民居。喀什古城与高台民居互相对视,默处千年,时光静止。喀什古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,我国唯一保存下来的具有典型西域特色的传统历史街区。古城正在大规模改造,在我们穿街越巷徜徉流连之际,一位维吾尔老兄竟把我们当作来检查改造进度的政府工作人员,朝我们用维吾尔语诉说了一通,也不管我们是不是丈二和尚,拉着在他家楼上楼下甚至地下暗道转了一圈,最后兴高采烈地与我们合了张影,才放过我们。

置身于自然生态的喀什噶尔古城,浮华的思想瞬间沉淀,急切的思维顷刻悠远。那用泥土筑就的房子,像春燕衔泥堆垒的小巢,星罗棋布,纵横交错。幽深的小巷,一扫江南蒙蒙烟雨,着一身沾满黄沙的戎装。城内没有小桥流水,却有泥土高墙,没有桃枝横斜,却有一架葡萄,没有撑着油纸伞结着丁香般忧愁的姑娘,却有着头戴鲜艳六角帽的维吾尔老人,智慧藏在笑咪咪的皱纹里,快乐写在洒满阳光的脸上。徘徊在喀什古城幽深的小巷,我看到时光悠然地走了进来,刻下一城沧桑后,又悠然离去。

不过,若干年后我又去喀什古城,却怅然发现,著名景区所赋予它的商业使命,让我思接古今的感触,淡了许多。

到了喀什噶尔古城,就不能不去高台民居。作为维吾尔族人世代栖息的集聚地,高台民居像一位垂暮的老处女,不解风情地拒绝任何一位意图接近她的游人,而我们却奇迹般地获得她的宽容,得以登堂窥奥、触摸肌理。高台民居建在一座40多米的土台上,房屋依崖而建,房连房,楼连楼,层层叠叠,貌似随性建造,可房与房之间互相沟通,纵横交错、四通八达,整个高台,就像一座巨大的迷宫,一不小心就会迷路,我们七转八转,很快失去方向。可惜的是,许多房子已经坍塌颓废,外观也破败不堪。

的顶端,生出缠缠绕绕的柔蔓出来,缭绕出一种柔软的风情。薇的精灵奇巧把家豌豆比得像个傻白甜。家豌豆顶着一头的肥花朵和胖叶子,又呆又萌,不解风情。

薇是《诗经》里的红人。《小雅·采薇》《小雅·四月》《召南·草虫》,这些篇章里都有薇。“采薇采薇”,“言采其薇”,“山有蕨薇,隰有杞桋”,诗经里的人似乎从来都没有被薇的花朵惊吓过,关注的全是它的叶子,一心一意只想吃它。穷汉思量不到娶妻,饿昏的人看不见美和礼仪,也不会理会妖精的勾引。

曹丕写了“上山采薇,薄暮苦饥”,嵇康写了“采薇山阿,散发弄幽”,辛弃疾写了“正向空山赋采薇”,一大波的贵族和网红为薇的食物身份背书,他们是铁了心要把薇和食物绑定在一起,务必要把食物这两个字在薇的靈魂上留下烙印。

首阳山的薇因为在《史记》里承担了养活伯夷的重任,所以至今仍动天下。此事为天下所有的薇都挣来有风骨的好名声。其实需要被养活的,恐怕不只是伯夷这一个人,而是所有的伯夷骨头里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类似于气的东西。这股气,若隐若现,断了又续。到了今时今日,竟是仿佛有点续不上了。是我们不再吃薇的缘故吗?

确实薇是不能再吃了的。因为现代食物学家已经发现了薇的有毒。据说它全身都有毒,毒性随着生长期的变化而变化,尤以花期

高台民居居民大多是维吾尔族传统手工艺工匠,尤以制陶居多。获得主人同意,我们走进一家维吾尔族家庭,家里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和她三个孩子。我们惊异于妈妈的年轻,更惊异于三个孩子年龄如此接近。几包江南茶食便拉近了三个孩子跟我们的距离,而年轻的妈妈则用磕磕绊绊的汉语提醒我们给孩子点“买玩具钱”。站在几乎不透光线的屋子里,我把目光转向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土曼河,透过河上的民乐桥,远望熙熙攘攘的国际大巴扎,眼神竟有些迷茫。直至好几年后,我带女儿和外孙又一次到喀什,在改造一新的古城,逡巡于整洁的小巷和繁华的大街,看着头戴六角帽,身穿维吾尔族短袖短裤的小外孙拎着心爱的“巧虎”包,与一群维吾尔族小朋友分享食品,我眼前居然闪现高台民居三个小家伙的光屁股,和年轻妈妈迟疑与无奈的眼光。

喀什是香妃的故乡。故乡有一座香妃墓。香妃墓又叫阿巴克霍加麻扎。其实,这里面有一个故意造成的历史误会。香妃香消玉殒后并没有归葬喀什。阿巴克霍加麻扎里只有香妃衣冠棺柩。

霍加家族是古叶尔羌国的名门望族,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修建家族墓地,阿巴克统治过叶尔羌王朝,墓地遂以他的名字命名。香妃出身霍加家族,确是乾隆皇帝妃子,叫伊帕尔汗,被封为容妃,50岁死后葬于河北皇家陵园。民间流传,伊帕尔汗浑身散发枣花香,因而受宠于乾隆。还说香妃临终前请求归葬故里,情种乾隆派66666人护送灵柩,最后只有6个人抵达喀什。紧接着,一些武侠小说演绎了这段香艳传说,特别是琼瑶的《还珠格格》,把伊帕尔汗的香艳故事推到极致。于是,历史的真实就被民间传说和大众娱乐所掩埋。

渐渐被掩埋的,还有阿巴克霍加麻扎这个地名,取代它的是“香妃墓”。今天的喀什,满城都说香妃事,遍地尽飘枣花香。而我们,在解说员满脸自豪、眉飞色舞地指着一具覆盖黄绸缎棺椁说这是香妃墓,又指着一架破旧的大车说这是护送香妃灵柩的风辇时,我们默默退出来,转身对着精美的伊斯兰建筑与装饰欣赏起来。

和结实期毒性最大。牲畜一般以慢性中毒为主,误食一个月内发病。中毒症状有昏睡、步态蹒跚和兴奋,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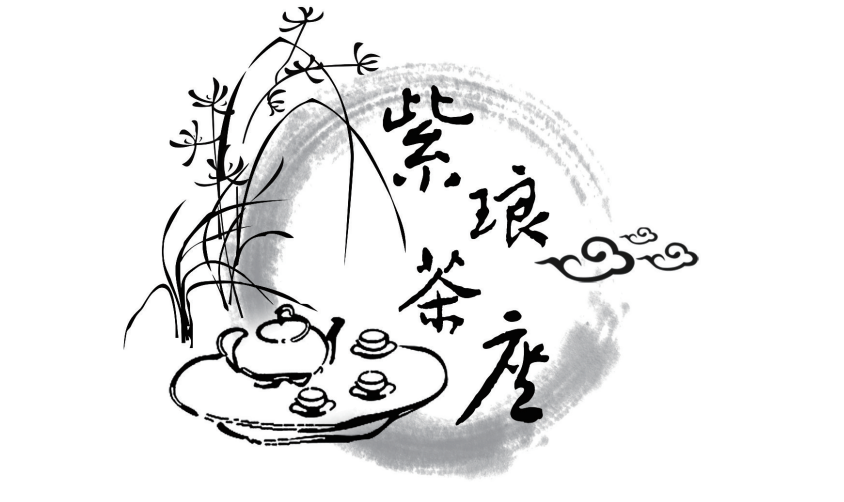
这都是真的吗?那为什么伯夷还要采薇吃。他也许是迫不得已。就算我能理解伯夷,也不能理解苏东坡。苏东坡把薇的嫩叶做成了羹,名曰“元修菜”。从诗经开始,薇都是一朝又一朝的古人们眼里的一名野菜。就没有人因此而中毒吗?我不知道呀。

“采角煮食,或收取豆煮食,或磨面制造食用,与家豆同。”朱元璋的五儿子朱楠编了一本《救荒本草》。这里的家豆,就是指家豌豆吗?家豌豆是野豌豆进化而来的吗?我不懂呀。

也有另一种说法。说诗经里的薇,并不仅仅只指野豌豆,也可能是苜蓿。而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直接把野豌豆和薇并列成不同的词条,意思是它们根本不是同一种植物,认为野豌豆“生园圃中,田陇陂泽尤肥,与薇一类而分大小”,而薇“蔓生似豌豆”,乃“野豌豆之不实者”。

我其实都被搞糊涂了。但我绝不认为这是因为我笨,或者孤陋寡闻。怎么说呢?我觉得吧,这其实和猪在古代有很多个名字是同一个道理。古人根据毛色和生长周期的不同,把猪叫成家、豚、豢、豨、豮,今人只知道它们都叫猪。你怎么能指望一个连自行车都买不起的人,分辨得出柯尼塞格和阿斯顿马丁的区别呢。

在薇和野豌豆的面前,我就是那个买不起自行车的穷人。



歌曲里的每一句对美好往昔的回忆都被唱得像是在抱怨,喋喋不休,哀怨像阴雨天墙角渗出的水,堵都堵不住。

## 都已一去不返

□维愚



我在涅槃乐队的《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》和《season in the sun》之间犹豫了一会儿,选择了后者。其实选哪首都一样,一样是垃圾摇滚的风格,一样是柯本有气无力的唱法……或许前者更摇滚一些,金属味更重,那的确是一首很好的摇滚,痛苦,歇斯底里,忧郁而躁动,摇滚最吸引人的东西它都有了。

我还是更喜欢《season in the sun》。这首歌的由来有两个版本:版本一称歌曲原作及原唱为一位癌症晚期的法国歌手,他在临终前写下这首歌向父母和亲人告别;版本二为歌曲的词来自一位枪杀妻子和第三者后投案的死刑犯,他在临刑前写下遗书告别人世,加拿大歌手Terry Jacks将这封遗书填进法国歌手Jacques Brel的《Lemoribond》。无论哪一版本为真,都注定了这首歌的气质注定不会太阳光。西城男孩也翻唱过,快乐得像阳光一样,情意绵绵地拥抱死,5个年轻人的和音的确和柯本孤零零的歌声太不一样。

有句有名的乐评说:“Kurt在努力将歌曲唱的欢快些,然而那种无奈、疲惫、忧伤的语气却将这首歌的所有快乐之处都化为强颜欢笑景象。”这句话实诚得有些好笑,实际面对死亡的时候,大部分的欢笑和愉悦大概都是强装欢喜。然而我没有相关经验,并不知道死亡面前的愉悦到底有几成

喜欢中国文学,尤喜古典诗词,因为其中所展示出来的人与天地自然亲近、融合的生活态度。

## 江湖秋枕当游仙

□江徐



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说:“谈诸集宜春,其机畅也。”他认为,春天生机盎然,条达舒畅,所以读诗词文赋最能感受其中意趣。我觉得,只要能够心平气和,不论是看经史子集,还是唐诗宋词,也不论何时何地何境,都可以自得乐趣。

从某时起,也开始格外在意起自己的一幅皮囊,想过健康简洁的生活,因为想在活着的时候爱得久一些、多一些。为此,尽量早睡,杜绝油炸,不喝奶茶,提醒自己不生气,夏天从不吹空调,也没有吃过冷饮。声香色味上的享受,有时近乎被看作一种贪婪。

夏日读诗,如饮凉茶。有些文人,人名胜过诗名,比如谢灵运,也有些墨客,诗名胜过人名,比如黄景仁。

与黄景仁生活于同一时期、日子过得比较滋润的袁枚将他誉为“今李白”,朋友们将他称为“神仙中人”,还有人赞美他的诗作“无奇不有,无奇不妙”。这些虚名,并不能拿来作为他仕途发展的砝码。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,黄景仁十九岁那年,写下这句律诗,成为自己短暂又穷困的人生的谶语。

夏日读诗,被《绮怀》组诗中的两联吸引:“露槛星房各悄然,江湖秋枕当游仙。有情皓月怜孤影,无赖闲花照独眠。”它让我想起姜夔的月与思念、川端康成的海棠与失眠、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与酒,还有庄子的逍遥游与蝴蝶梦。

常常需要这些与日常事务毫不相干、并且相距甚远的人物与元素进行自我迷醉。它们形同精神的阿司匹林,就像黄景仁一个人的夜,茕茕孤立,辗转反侧,却有皓月与闲花的陪伴。皓月与闲花,胜过道违志逆之流的共处。

喜欢中国文学,尤喜古典诗词,因为其中所展示出来的人与天地自然亲近、融合的生活态度。在大多数人看不看、不听闻、不赏月的时代氛围下,千百年前的骚客让人有了心向往之的念头。不管物质生活达到何种水平,

真假。

我只知道即便是活着,大部分时候也只能强颜欢笑。

——这也只是一句没有任何根据的揣测,毕竟我的所谓悲伤和忧郁在真正的不幸面前什么都不算。我活得很好,父母身体健康,工作还算顺利,爱好一二,小猫三四,好友五六七,一分钟前做好了夏天去日本看演唱会的计划,仅有的烦恼是瘦不下来和微博账号丢了。

但我还是喜欢科特·柯本演唱的《season in the sun》。没有人可以说我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,正如我也无法判定柯本唱的时候到底是何心情,以及他在自杀前到底在想什么。

柯本死后,人人都说他是善解人意,为人着想的好孩子,他活着时,无人理解他。当然死后也未必有人理解他。生和死都是难解題,人们难以完全理解死亡,也未必能参透“生”。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是“人为什么活着”,但此前有个超越哲学的问题——“人为什么死”。死刑犯,癌症患者,自杀身亡的歌手,他们在想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匆匆拥抱死亡,只留下意味不明的歌词。

鼓手将镲敲得丁零当哪作响,衬得柯本有气无力的歌声愈发使听众心惊肉跳,好像催命的咒语。

歌曲里的每一句对美好往昔的回忆都被唱得像是在抱怨,喋喋不休,哀怨像阴雨天墙角渗出的水,堵都堵不住。但是谁都没法怪科特·柯本,毕竟他自杀了。

虽然海明威这样的人也自杀了。我朋友拿哲学命题为难我,我想告诉她:别瞎琢磨了。谁知道为什么活着,从生到死,谁人做得了主?